

## 古韻傳唱道今昔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跳到CCTV4，經典傳唱人胡德夫演唱的《天淨沙·秋思》正在播放。台灣阿里山原住民歌手胡德夫，高山族人，以傳唱古韻走紅，被譽為校園歌曲之父，華語樂壇民謠之父。

這是一位老者，眉毛白了，稀疏了，長的很長，短的很短。從後山走向前台，走向鋼琴，他以詩為歌，自彈自唱，眼睛時而睜着，時而半閉半開。這首傳承了千年的古謠，表達遊子對故鄉的眷念。傳唱中他傾訴對故土和故人的懷念，中間穿插了余光中的視頻旁白：「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余光中是胡德夫的故交，他評價胡德夫「在他的體內，彷彿有着一隻巨大的、充滿了生命力的風箱」。詩人已逝，視頻用黑白色，唱着古謠，胡德夫懷念師友。

唱完《天淨沙·秋思》，他講自己年少時從台東漂到台北的小鄉愁；講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講詩中幾百萬人的大鄉愁。他憶起小時候的中秋節，有些老阿伯們面向西邊敬酒敬祖先，喝酒時往西邊看，之後談故鄉的稻米、麥子和親人，談小時

候游過的長江，談那些他們碰觸不到的東西。胡德夫用歌聲為台灣弱勢群體發聲，叩擊靈魂，喚起聽者的情感。

陶醉了我若干年的歌，直到二〇一四年十一月的一天，胡德夫在香港分享傳唱，才親耳聽他演唱。那天他以民歌《祝你快樂樂生出來》為首曲，把講、彈、唱融為一體，輕輕地用聲，雄渾的男中音在大廳產生回聲。他還唱鄉土的歌，講他創作《芬芳的山谷》時的心路歷程，那是他送給母親的歌。慢慢地彈，慢慢地唱，喚起不同人的相同感情，令歌迷們高山仰止，學而不獲。

《太平洋的風》是胡德夫的另一代表作，一首感人至深的歌。多年前的一天，沿着台灣的東海岸由北往南，我們行駛在歌者的家鄉，那天車上播放着這首歌，當地朋友阿裕與歌手相識，他一邊開車一邊講胡德夫，講他生長在太平洋岸邊的事。「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吹過所有的全都；吹上山吹落山，吹進了美麗的山谷；吹着你，吹着我，吹生出我們的檳榔樹」。歌在唱，風在吹，湛藍色的太平洋在眼前。胡德夫的歌，深深地打動着我們。

傳唱的風格就是一邊唱一邊說，它緊貼觀眾的心，前衛而復古，單單是形式，已經十分吸引。

### 柳絮紛飛

小冰



### 市井萬象

## 包山「縮水」

今天是農曆四月初八佛誕，也是長洲舉行太平清醮的日子。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以往重頭戲的飄色巡遊和搶包山活動取消，但仍會按傳統，在北帝廟球場供奉神明，包括設置三座包山，規模則從原本約十五點五米高減至四點六米。另外，今年將在佛誕翌日向公眾免費派發平安包。

圖為市民排隊參與太平清醮活動。

中新社



## 老屋



### 君子玉言

小杏

離開故鄉的這天，中午十一點的飛機，我不到五點就醒了，然後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眯一會。本來與姐姐約好八點半出發，七點就起來了，洗漱後擦地板。雖然旅途行程緊張，但我還是克制不住想回來，哪怕只有匆匆兩天半、不到八十小時的時間；雖然離鄉情更難，一回就不想走，但只有在這裏才最為放鬆、最無拘無束，只有在這裏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憩，就算一個小時也好。故鄉，對於我們是癮最大、情最深之所在，鄉情是致命的誘惑。

不用屈指而數，我清楚記得自己已經一年半沒有回故鄉了。上次回來還是二〇一九年底，儘管江南隆冬的陰冷甚為難過，但老屋在母親在，豈有不回之理？如今，榴紅荷綠，正是江南初夏。姐姐趁母親旅居國外，把老屋裝修了一番，我來時正好完工。母親在國外待了一年又半，有點着急想回來，無奈疫情一波接一波，打了疫苗也仍然沒有敞開入關，只好一等再等，我很想替母親感受一下新裝修的家。儘管裝修好不過月餘還需要散味，儘管台門裏熟悉的老街坊已換成陌生的租客，儘管弄堂外正在拆建即將成為××故里，老屋周邊到處施工成了一片工地……我還是住在家裏，成為裝修後老屋的第一體驗者。這座名人輩出的文化古城，若一一建故里，定要遍布全城了。對於遊子，並不在乎自家曾與什麼名人做鄰居，老屋就是最值得誇耀的地方……

曾經看到主持人孟非在書中寫他的故鄉：「那時候的重慶真是老重慶，至今我對它仍然懷着一種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種想起來就要流淚的感情。面對那座城市，自私一點兒地說，我甚至不願意看到它的日新月異的變化，我希望童年記憶中的那座城市永遠永遠不要有任何變化，好讓我每一次回到那裏都有清晰的記憶可以追尋。」這可能是遊子共同的感覺。每次回故鄉，我特別不願意到所謂的新城區，那裏是與其他城市一樣的樓房一樣的寬馬路，一切似乎跟我沒有任何關係，它們不屬於我的記憶和情感。

近些年城市變化太大，一點點從老城向外擴大，而建築則不再有老城特色。從高鐵站出來，沿途千篇一律高樓，一時找不到回家的感覺，只有走到老橋頭，看見老屋簷，才算真正踏實了。如果往鄉下走，沿途可見成片的烏瓦粉牆被拆成瓦礫，取而代之的是工地工地，有的據說要建野生動物園，有的不知要建什麼，據說這個水鄉城市將來還要建地鐵。當年坐着小船去外婆家的美好記憶，將永遠封存在腦海裏而不可復得了。對於全國，並不缺少一個野生動物園；對於這裏的市民，省城就在隔壁，那裏已經有了野生動物園，相距並不遠；對於這座古城，積澱深厚的文化才是她的氣質，而不是動物園；對於遊子，感情的牽掛，除了親人，還有老屋牆邊攀援的凌霄花、廊簷下醬鴨臘魚的味道、青石板縫隙間的茅草，甚至弄堂裏的炒菜味、慵懶的貓、河埠頭的洗衣婦、粉牆上雨水沖刷的斑斑，一物

一景都帶着情感，像是不會說話的親人和故友。老市井老氣息，都是屬於自己的一部分，是牽動淚腺的小細節。不是不想讓故鄉發展，而是發展的同時如何保持城市原有的風味，文化韻味的辨識度才是城市的迷人之處。

被一片工地包圍的老街巷，過去浸潤在空氣裏的老味道很難尋到了。睡在媽媽的床上，一大早就被窗外的鳥叫聲、弄堂口的叫賣聲、街坊們的打招呼聲吵醒，我並不覺得煩，改睡閣樓，樓上安靜多了，雖然偌大老屋只有我一個人，一點都不害怕。小窗對着城河，夜晚聽着輕音樂，想起小時候暑假去看外婆，睡懶覺到半晌午，外婆早已把我們換下的衣服洗好晾上，坐在藤椅上看《天龍八部》，那時外婆八十歲；想起父親坐在台門天井，給小寶削甘蔗，小寶站在旁邊看，爺孫有問有答，那已是二十年前；想起每次回來，母親計算着我抵家的日子，早早與賣甜酒釀的小販約好，提前一天備好我愛吃的物什……黑暗中淚水滑過兩頰打濕頭髮……

我這一程，從嶺南到首都，從首都到江南。短短十天，公務會友探親訪鄉兼顧，每個城市只能停留兩三天，北京的沙塵暴、深圳的酷熱，人曬黑了一個色號，舟車勞頓，但並不覺得辛苦。深圳、北京是公務所需必須要到的，故鄉雖是點綴，但我回來如不見她，此程就不圓滿了。千山萬水奔波，終於心滿意足。故鄉是我每一次行程的「魂」和「神」。人們終其一生，漂泊忙碌，縱使穿越星辰大海，最後直抵心靈深處的終極目標，到底還是原鄉故土。

## 妥瑞氏綜合症

周末閒居家中，無意間被早年的一部美國電影《Front of the Class》（港譯：《叫我第一名》）中的片段所吸引，繼而找到全片一口氣看完。電影以真人真事改編，講述的是一個叫布萊德的教師自小患有妥瑞氏綜合症（又名抽動症），

主要症狀是經常不由自主地扭動脖子並發出怪聲，布萊德因此受到家人和同學的冷嘲熱諷，成年後去應聘教師工作時亦多次遭受質疑甚至是歧視。不過布萊德也有幸運的時候，那就是在讀中學時遇到一位校長，校長了解他的情況後有意安排他在一次全校大會上講出自己的實情和心聲，讓他得到了同學們的理解並重拾生活的信心，他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下定決心將來要當一名老師。

電影自是一部充滿溫情和激勵的電影，但我看完後內心卻五味雜陳，因為我曾經也是一個妥瑞氏綜合症患者，布萊德品嘗過的苦澀，我同樣品嘗過，甚至我尚沒有他那麼幸運遇到過一位善解人意的校長。

猶記得那是九歲時的春天，不知怎麼了突然就忍不住頻繁地擠眉弄眼，還時不時難以自控地搖頭晃腦。做出這些奇怪動作，常常連自己也沒有覺察到。同樣沒覺察到的是，一段艱難的歲月就將從這時開始了。那些日子裏，我幾乎成了大家眼中的怪胎，他們將我這種奇怪的表現統稱為「壞毛病」，而我則不知多少次聽到他們既擔憂又責備地說：「你就不能改掉這個壞毛病嗎！」

為了幫助我改掉這個實不實的「壞毛病」，身邊人著實費了不少心思。有一次，父親用醫用膠布把我的眼皮和眉毛黏在一起，然後逼我上街買東西，以為這樣我就會因覺得丟臉不再擠眉弄眼。我特別慶幸那天下了雨，讓我有理由打傘，可以把傘沿壓得很低以遮住臉面。有一次，我的班主任撞見我擠眉弄眼，便停下授課，開始當着全班同學的面模仿我，並用滑稽的語言奚落我，大約幾分鐘的時間裏，同學們笑得前俯後仰。我把下巴抵在桌面，豎起課本遮住臉，眼淚在

桌面上匯成一汪，同桌默默不語地給我遞紙巾，她的沉默和善舉令我感激至今。為了徹底治好我的「壞毛病」，向來呵護我的爺爺打聽到一個偏方，於是果斷買了些香和點心，騎自行車帶我去一個不近的村莊。到了一個神婆

家，神婆用手撐開我的眼皮，讓我直視太陽，陽光刺得我眼淚直流，神婆對着太陽念了幾句咒語，接着對着我的眼球猛吹幾口氣，讓我登時眼冒金星。可惜，師長們的諸多努力最後都沒能成功使我痛改前非、改頭換面。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也不知過了多久，這個「壞毛病」竟自動好了，算是留下一個令我困惑至今的問號。當然，在隨後的歲月裏，隨着知識的增長，我總算知道，這個讓自己和大家都很嫌厭的「壞毛病」原來有一個洋氣的名字：妥瑞氏綜合症。

如今，我以飯後笑談的輕鬆重提少年時的這段經歷，父母和其他長輩則比我還要輕鬆地回應說「非常問題須非常手段解決」。我先情不自禁地感到驚訝，隨後也只好強作輕鬆地跟着他們一笑，但這輕鬆強裝得實在有些艱難。若干年後的今天，如果非要追問這段經歷有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影響或者說「陰影」，未免顯得太過矯情，但對於已為人父的我來說，也不得不提醒自己：當我的孩子面臨這樣的困難和無助時，即使我沒能當「布萊德的校長」，大概也會嘗試用一種副作用更小的方式來幫助和引導他吧。



▲電影《叫我第一名》講述患有妥瑞氏綜合症教師的生活。

劇照



▲吳冠中筆下的江南水鄉。

資料圖片

## 補戲



### 文化什錦

姚文冬

「補戲」這個詞，在我腦海靈光一現。這些天，反覆聽程硯秋先生《賀后罵殿》的二黃唱段，這段戲的錄音，現有四個版本存世，分別錄製於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八年、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二年。其中，一九四六年的是在上海天蟾舞台的實錄錄音，音質雖差強人意，可貴的是，能感受到現場的火爆氛圍，那些叫好聲彷彿要把房頂掀起來。只可惜，這段錄音可能局部有損壞，第五句「遭不幸老王爺晏了御駕」，是用一九二三年唱片中的同句接上去的。

因為相隔的年代久遠、演唱風格的變化、場景的不同，兩個版本無法做到無縫銜接，聽到這句，就像看到了衣服上的一塊補丁。不過，這塊補丁卻別有意味：其一，實況錄音有嘈雜熱烈的現場感，程先生分明把現場氣氛所感染，從唱腔中就能聽出來，他的情緒太飽滿了，與觀眾的盛情渾然一體了；一九二三年的唱片，是百代公司錄製

的，是室內靜場，因而音質純淨。這一動一靜，風格迥異，這塊補丁，如同一顆冰涼的珍珠綴到了燦爛的黃金項鍊裏。其二，一九四六年正值抗戰勝利後，此時程先生重返舞台，必懷揣喜悅，意氣風發，台下那誇張的喝彩，分明也是觀眾壓抑之後的爆發。一九二三年灌唱片時他是十九歲的初生牛犢，也是意氣風發，嗓音脆亮，調門簡直要拔到雲彩裏去了。這一年，他喜事頻頻，是首演戲最多的一年、新婚、他自上海灘一炮而紅後再去上海……看來，上海是程先生的福地。這張老唱片，是否就是這年灌製於上海呢，竟也為二十三年後預備了一個寶貴的補丁呢。時間跨度二十三年的兩個版本，以這種方式因緣際會，彷彿把一個人的青年縫進了中年，中年將青年抱在了懷裏。

再聽一九二三年的錄音，又有驚喜發現，第三、四句，也就是那兩句慢板「老王爺為江山何曾卸甲，老王爺為山河奔走天涯」，也不是這張唱片的原唱，而是從另一張唱片裏挖過來、補上去的，那張唱片，就是一九二八年的勝利唱片。看來，一九二三年的錄音也不完整。這就更有趣了。這兩張

唱片，時間相隔僅五年，但這短短五年，程派藝術日臻成熟，單說唱腔，從十九歲的脆亮挺拔，過渡到了二十四歲的婉轉多姿，但都保留着早期腔腔柔中有剛的底色。那時，程先生入選京劇「四大名旦」已經一年多了，他已經不是那個十九歲的毛頭小子。

這三個版本錄音的互補，煞是有趣——補上的並不僅是一段聲音，更是一段時間，時間裏充滿了滄桑，裝着說不完的故事。

而第四段，也就是一九五二年的錄音，恐怕是程先生最後一次錄這段戲了吧，讓人聽出了程派藝術後期的爐火純青。這段錄音是完整的，無需借助其他資料修補。也因此，它是孤獨的。就像那個年代的程先生，他懷揣了很多疑問，也遇到了不少困惑，但他並不是因為站到了藝術的巔峰而孤獨。

以前只知道有補畫，瓷器、老傢俱等古物珍品也有修補，卻鮮聞補戲之說，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能說得通。曾想過，京劇的音配像，當代演員用舞台表演為前輩的錄音配像，這算是補戲嗎？仔細一想，那更像是給聲音穿上了衣服，跟補戲不是一回事。